

品读江西



# 青山遮不住

洪忠佩

一

植物，是有“磁性”的。好些日子了，我总是被婺源乡村的古树名木所吸引。尤其，伫立在古树之下，去仰望一树树浓荫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与那参天的绿是融为一体的。

行走在婺源乡村，最具辨识度的标志莫过于村口的古树名木了。

树，是群山的子孙。在婺源的秘境里，群山绵延，树大根深，全县挂牌保护的13221株古树名木成为自然与文化的共同遗存。我去追寻一棵古树，与一棵古树对话，即是向乡村历史的深处掘进，向乡村的先祖和自然山水致敬，去实现自然的朝圣之旅。

二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树在不同村庄以同样的名字生长，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身世，许多村庄因树而发端。

苍翠蓬勃、树身斜展、枝干遒劲、表皮浅裂，是篁村罗汉松耸立在溪边土坦上的样貌。而圆形的松木栅栏，拓宽了罗汉松的生长领地。博落回、狗尾巴草、马蔺、丝茅、苕麻、青蒿、犁头草、大蓟，以及小叶海金沙在树兜周围肆意生长。一只红嘴蓝鹊站在罗汉松树梢上鸣叫，与溪边香樟树上的同伴呼应着。倏忽，又一前一后向着笔架山乔木林中飞去。

这棵列入“江西十大罗汉松”的古树，编号1706，“树龄约900年，胸围4.6米，树高10米，冠幅14.4米”，保护级别为“古树一级”，责任单位是“沱川乡河西村篁村组”。事实上，罗汉松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不承想，这棵让人动容的罗汉松竟然是倒插的，而植树者即是篁村的肇基始祖余道潜。

树的粗粝，草的柔软，对比强烈。况且，周边有爬满藤萝的砖墙，蜿蜒的溪流，连接大夫桥的古道，寓意笔墨纸砚的古树、池塘、田地、山峦，以及“始基甲第”题额的余氏宗祠。

罗汉松之于篁村，是漫游，也是召唤。毗连篁村的金岗岭，可谓村庄“植物博物馆”，一个草木葱茏的美丽所在——20多棵红豆杉与香樟、枫香、楠木、女贞一起生活在村口，成为“国家森林公园”的标志。其中，一棵树龄超千年的红豆杉(树高约24米，胸围约6米，冠幅达22米)，为上饶市“十大树王”之一。百年千年的红豆杉集集成群，这是金岗岭村口才能看到的自然景观。

而成就自然景观的，是一代代村人的呵护，是实行公

益林和天然林保护制度，是设立的“红豆杉爱心认养园”。

三

婺源有两棵千年树龄的紫薇，一棵在小桥流水人家李坑，另一棵则在塘村的厚塘。

北宋肇基的塘村，水口楠木成林，是远近闻名的“楠木村”。水口的义善桥、古埠、古树、水碓，都是进入村庄过往时光的通道。而厚塘，仿佛是塘村水口的外沿。那随山峦叠起的，是一树树的浓绿。河风从激溪拂来，山垄的树梢如同绿浪，一波推着一波，扩展着绿的蓬勃。

金丝楠、三角枫、银杏、香樟、枫香、榿木、水杉、罗汉松、红豆杉、糙叶树、桂花树，一片片地参差交错，显示着植物的神秘。从门楼进去，豁然开朗，池塘、庭院、书屋、茶苑、老屋呈凸字形散开。在这里，紫薇成了主角，上百年至千年树龄的紫薇千姿百态。池塘屋角边，那宛如虬龙的，便是千年树龄的紫薇了。主人见华说，这棵紫薇的树干早年曾被雷劈过，只剩下扁扁的一层树皮，仍然在倔强地生长。

如果这棵紫薇没有经历过生死的遭遇与蜕变，是长不出如此苍劲的容颜的。一棵上了岁数的古树，让我感受到了自然的灵力。分明，那寄生在紫薇裂隙处、叶缘带锯齿状的是锦屏藤。

到方塘书屋读书处，我是等一位远道而来的兄长。他侨居的沿海城市，见惯了榕树与三角梅的张扬，却时常憧憬厚塘一树树的浓荫，还有池塘院落。往往，一棵树，一片绿，一股山泉，一杯茶，都是一种召唤。的确，久居城市的人，对老家乡村自然山水是由衷地向往。

傍晚，几位好友聚在浓绿拥簇的厚塘茶食山房，谈论的话题是一起去乡村旅居，以及在沱川访问古树的趣事。

“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厚塘的大门，朝向上梅洲，朝向激溪河，朝向无边的绿色。而厚塘的树呢，是对这方山水，还有亲近自然的人最好的呼应。

四

迎着风，一棵树的浓荫在溪边荡漾开来。这棵树的树种是南方“四大名木”之一——香樟，却活成了千年的样子——树高26米，胸径3.4米，树皮粗粝，上十人才能合抱，那树冠的浓荫就更广了，能够罩地三亩。

或许，高耸、苍翠，还有岁数长，才是“虹关古樟”名声的由来吧。好比村民长寿一样，古樟是虹关生发的资本、吉祥的寓意。

在婺源，有樟就有村，无樟不成村，村前村后都能看到香樟亭亭如盖的身影。一棵树有一棵树生长的秘

密。而虹关古樟的秘密，藏在它的身世里。“樟为吾村口古木，相传为南宋时物。自我二十一世祖同公卜居婺源虹关时则有之……”民国时詹佩弦在《古樟摄影征题诗文启》中，明确指出香樟的身世比“同公”建村还早。

作为寓居他乡的人，香樟即是故乡。

羁旅湖北彝陵(今宜昌市)的詹佩弦，是位有心人，他于1934年把征集到的诗词50多首，连同古樟图、序言、征题诗文启、跋文编成《古樟吟集》，交予宜昌维新石印书局印行。

一个人连怀乡都怀得如此诗意，如此纯粹，不知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怀想。

在聚族而居的婺源，栽植树木、建设家园，不会因姓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正是这样一代代的坚守、传承、栽植，婺源乡村才有了香樟、枫香、榿树、檀树、楠木、香柏、香榧、红榿、红豆杉等众多树种。而虹关村周围，能够留存那么多名木古树，也就顺理成章了。

树与人一样，需要自己的厚土家园。在毗邻虹关的岭脚村，一棵树龄300多年的古樟，早年被雷电击中起火，烧了三天三夜，树干内部已全部炭化，竟然奇迹般活了过来。树干中空了，只剩下两张交合的树皮，却萌发了新枝嫩叶，四季常绿。只不过，它被雷电拦腰折断、烧毁，身高由原来的40多米，降到了10米左右。

古樟失去了冲天的样子，树干完全空洞，仍“坚强”地活着。它的生命如此“坚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根系扎得深，还有这方山水与人的呵护。这，也是这方山水与人的造化。一棵古樟因遭受劫难而“走红”，是否源自人们对坚强生命力的好奇与惊叹？

古树尚且如此，人比树应更具韧性。

五

青山绵延，树木葱郁。在婺源乡村的秘境中，古树们科属不同，长相各异，给予人的感受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生命、力量。

“峰峦三省聚青芬”“千重古木满岩隈”。婺源古树名木蕴含的生态、历史、文化、景观价值，是其他物种无法替代的，它与古村山水人文融为一体，构建了婺源乡村的美丽画卷。

秋天，婺源枫叶飘红，银杏流金，乡村处处呈现油画般的特质。那些攀援或悬空于树身的绿叶地锦，叶子红艳，络石藤却奋不顾身，始终把树干抱得紧紧的。

沿着树荫下的青石板路，我溯溪而行。一路邂逅的，都是外地慕名而来写生、旅游的人流。青山还是那些青山，古树还是这些古树，融入的却是绿水青山美丽中国的画卷。

(压题图：乡村如画，胡红平摄)

怡情诗笺

## 细节撑起宏大的词语

(一组)

漆宇勤

### 酸与甜

招聘启事在村委会门口挥发簇新的墨食品加工厂里需要三百个心灵手巧的人为新鲜的水果剥去外衣，取出内核晚间下班的时候，双手多出几个刀口伤皮肤之下也深深吃进了水果香

食品加工厂的人将水果的灵魂取出只有他们清楚，灵魂是粉末状的——也有的呈现自带色彩的液体状可以卖到奶茶店、饮品店、调料店年轻人的齿颊间便复活一个又一个水果

还有更多的酸杨梅、青蚕豆、软芒果经过曝晒和炮制，被缠着胶布的老手装入塑料袋、包装箱，连同汗水一并打包远方的人藉此分享赣西山区的酸与甜

### 力气

这满口好牙也需要好胃口在机械制造厂工作的小伙子和他的挖掘机都有着铁齿钢牙，有着说一不二的坚决作为动力的液压机，作为佐料的润滑油满足参观者对于机械厂的全部想象满足阳刚之气、钢铁铁骨的具现

在机械制造厂，头戴小红帽的人想象力量想象凿岩机、盾构机一头扎进土石从中趟出一条新路想象挖掘机、掘进机俯下身于掏出大地的一部分

入职九个月的年轻人，他已经放弃想象他熟悉了组装一头钢铁巨兽的全流程也熟悉了巨大力量的产生过程放弃想象的人跳上崭新的机器在驾驶室举起一台挖掘机的臂膀那庞大的力量便仿佛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

### 显示屏制作车间

半导体，触控，显示……制作宣纸的人指间的温度接近纸面便开出花朵

纤薄的玻璃要成双结对灌注夹层的液晶链接了双方

制作显示屏的人过三重防尘净化门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高声提及缺少少屏类似的词语以及潜台词里的骄傲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像救世主一般频繁举杯

反复清洁，反复固化，冰清玉洁毫不偏移的窄盒子装下整个世界，装下可供呈现的无数个宇宙这臆想中的形容并不被写在显示屏制作工厂的墙壁它们一丝不苟如止水，为压合的玻璃改名换姓为一个国度的显示涂抹多彩的丝印

### 纺织

纺织者天真又残忍抽出暗藏深处的线头捆绑半个世界也捆绑机械噪音里面目疲惫的脚步

在此之前纺织是个温柔又辛劳的词语在晨昏交替的时刻藏在窄仄的内堂躲闪

在此之前纺织有着持久的定力沉浸于母性的气息里泛出木器的光泽

而纺织厂是青春的集体婚礼或葬礼是椭圆形宇宙无法脱逃的黑洞

缂丝车间里蒸腾的热气让暑热无孔不入纺织工厂的人织造光滑的绸缎织造光滑的被服和故作粗糙的布料同时也在织造光滑的生活和粗糙的生活

从纺织厂出来，你感觉脖子上的窄布条被看不见的力量越勒越紧感觉有动物正蹬着十四只小脚，向世界表达



第 2294 期

邮箱: cui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家园厚土

## 完美旅行

邓爱勇

呈现出了更多的平和。

我早就知道，如今更明了，村庄里的年是一坛浓醇的老酒，后劲极大，贪杯的人容易被它醉倒。乡愁这坛酒，我不敢多饮，一次喝上一口，一盞就够了。剩下的，我带到异乡的城市，用一年、半年的时间细细酌，慢慢品。佐酒菜是手机里一张张关于村庄物事、人邻的照片和视频。

来到这座城市6年，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仍然是那个刚出嫁的媳妇，总是记挂着娘家。在这里，我不会想起抬头仰望星空，对钢筋水泥堆砌的高度几近无视，眯眼躲过玻璃幕墙上映射的夺目金光。心情郁闷时，我从图书馆借来几本乡土之书翻看，或者打开购票软件查询回家的票源。等到节假日或手头活少时间充裕终于成行，那份欣喜雀跃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也不觉夸张。

终于抵挡不住诱惑，这个意志薄弱的中年男人又回到了村里。哪怕城里的饭局牌局结束得再晚，我也要赶回村里睡下。就像一条洄游的鲑鱼，我的身影出现在耕种过的田地、放牧过的山林、求学过的校园，试图搜寻拼凑出一幅完整的记忆长卷。雷公寨过去是一座林场，我们常在这里为学校捡拾取暖做饭的柴火。山泉从侧U形三面环抱的山上潺潺而下，一年里从不断流，山脚两口大塘有了活水，塘中水草长得异常丰茂，俨然莫奈笔下的《睡莲》。一只野鸭子贴着水面从眼前飞过，又飞出第二只、第三只。鸭子身形肥硕，我能看清它们泛着油光的毛色。

正看得新奇，山雨落下，我去旁边几近废弃的芙蓉村里避雨，发一根烟给正

发呆看雨势的广西人。他租下一幢搬空后的二层红砖楼房，在附近的山林里割松油。房子临塘近山，潮湿招蛇，广西人每年都要打死几条闯进房间的蛇。

待到暑假，我带上宇昕回村小住。睡过慵懒的午觉，我们骑一辆借来的电瓶车奔跑开来。山间公路平坦，蜿蜒曲折伸展；山岭松涛阵阵，鸟鸣婉转悦耳。行至狐狸岩、梅山水库中段，几口水面阔大的鱼塘铺展开来，大鱼激起的浪花打破山里的宁静。白鹭苍鹭因我们的闯入受到惊扰，却不飞远，只盘旋落在塘边的松树顶上，它们把这里当作饭堂。在蒙山脚下的一处果园场，一只硕大的灰色大鸟突然振翅起飞，它是在家乡见过的最大鸟类。惊鸿一瞥间，大鸟很快飞远，与山色融为一体，将偶遇众鸟之王的惊喜深刻于我的记忆中。

我不确定我对村庄的这番描述有没有田园牧歌式美化的嫌疑，如果有，我也会坚决否认我是出于虚荣粉饰的目的。事实上，对一个睡着父母祖先、一个埋下自己胞衣的地方，再多的情感泛滥也不为过。有了这块遮羞布，我举家拔根迁徙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耐叔叔家的新居里当着满桌亲友的面痛哭了一场。记不清具体因何而哭，或许是满碗水酒的后劲，或许是屋内炉火闷热让我走出去透气时一眼看到了不远处山坡上父母的安眠地，一刹那间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我对来劝我的人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忍不住想哭……我喝多了，晕头转向、头疼欲裂，但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哭。我想对着那片坡地喊，爸爸、妈妈，又过年了，你们缺席好多年了！三哥也红了眼眶，他一直是一个极

雪是懂人心意的信使。南方小年这一天，雪花扑簌簌细密落下，那些漂泊觅食的异乡人，在一片白茫茫中接到了从远方村庄、市镇捎来的归家书信。有人急急请了假，有人一狠心辞了工作，有人停下生意关了铺门——我们用一年等一场雪的降临，赴一段不容错过的旅行，没有什么比它更能犒赏苦累、抚慰人心了。

在村里住下的第一晚，夜里无边无际的暗和静让人睡意颇浅。第二天我们起得早，绕村走过一大圈后，日头才从东坑山后推出一枚金灿灿的大煎蛋。吃过早饭，我叫宇昕四处去看看。年近了，渐多起来的回村孩子可以成为他的玩伴，又赶上包塘人润根正在抽水干塘准备抓鱼，这里的节日远比城市里显得盛大。半上午的探险，宇昕带回来一脚塘泥和一条小鱼，外加一个奇怪的发现，他第一次遇到那么多和他姓氏相同的孩子回到同一个地方。

年终于来了。众厅(祠堂)里，锣、鼓、鞭炮声一阵比一阵密集，牛皮大鼓咚、咚、咚惊醒了田野和群山。打锣的梅恒伯，平日里慢言细语缓得像一碗温开水，此刻起势、收声却是干脆利落，十足一个熟练的乡村老乐师。

正月初一、初六日，添丁酒和添谱酒陆续摆上，鞭炮一封封扔出去炸响，嗡嗡的密集人语声就要冲破屋顶和厅门。火妹老板在众厅最上座正中的位置坐定，戴上老花镜，拿出纸笔，记录清点添谱人家呈上的贺礼。这个走南闯北的男人到底积累了多少身家，一直是村里人绕不开的谈资。此刻，他落笔工整，面色认真带着微微笑意，似乎纸面上的数字是他一年里庞大的劳碌所得，容不得丝毫疏忽。和他备受关注的自家一样，他对村庄的眷恋也广为人知。他像一只候鸟，每年年末早早从京城的家返乡，雷打不动地在村里过完一个个春节，做客待客、喝酒打牌、烤火闲聊，有滋有味，他原本就红润的脸色因这份满足而